

文章正宗

十七



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或有亦

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

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闡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

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服或僕愚陋無所知

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

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

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

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

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

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此亦有人說

文一五

九一

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

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

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

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之草賢愚皆以為美

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

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肉也

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

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

者恒不過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

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

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  
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  
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  
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  
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  
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  
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  
之上當亦終得之潁之方近者尤斐備左車第二牙  
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  
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

大序六十八

文十五

三十一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  
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  
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

益尊或無益字  
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  
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  
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  
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  
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或作厲方從文或去屬猶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厲字也  
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  
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矣邈乎其容  
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  
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  
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  
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  
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  
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意於自解而謝不  
能竅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關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方無得字朋友道

關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諸本

父下有矣字方從閣杭本云漢武紀或秋無義所從

紀中語而决無此字耳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僕常聞時俗人有耳不自聞

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  
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  
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  
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  
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  
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僕在京城一年不  
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  
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  
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  
已來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

文十五 廿四

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  
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  
人之恟恟而易其行而方無字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  
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  
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  
告我以言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  
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 不敢忘也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  
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群士爭名競得失行人



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厚各章中立書假而以僕  
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  
兩左氏室如縣管是皆以如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  
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  
入朝如右荀子作而。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  
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  
當時語音之失有曰此人則而如靡異蓋不是以勞  
以爲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爲正耳

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方作嘗  
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  
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  
君子德音不忘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  
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  
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  
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  
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  
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  
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  
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儼屋賃  
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  
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於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  
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以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



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况知尔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拜<sup>拜</sup>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謫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寬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

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瘍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軀元一作末路孤危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踈謬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旁午<sup>轉</sup>扇便為敵讎協

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大人所聞  
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  
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  
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  
一本無更字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  
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逐果陷刑法皆自所  
求取得之一本無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  
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  
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火故自以得姓來二千  
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

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墮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  
骨沸熱乳乳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本

無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

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享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

者慄慄一本作慄慄然歛歔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

傷骨若受鋒刃此誠大人所共閔惜也先墓所在城

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

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

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

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皂隸傭工皆息上父母其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

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交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

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在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有立身一敗萬事老裂身殘家

破為世大修復何敢史望六君子撫慰收郵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

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晏本作被不謗無議字

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

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光史籍一作冊管仲

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

古人之實為一無為字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

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

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詹縛於晉

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

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

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仲舒向

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壞偉博辯閎壯之士能自解  
脫今以恒上澳下才末伎又嬰心懼痼病雖欲慷  
慨攘臂自異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  
貴於後古一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  
才一本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醜神志荒耗前後  
遺志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  
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二伸卷  
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  
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  
不報之所但一以存一有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  
之勿失一有一不敢望歸掃墓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  
餘齒姑遂少止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  
即具然長辭一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  
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  
一作懇懇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  
誨壯厲感發鋪陳廣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  
之世次及文章一不以一為一蒙刺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  
田畝為念憂一用極一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一

是乃公言顯賞許一本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

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

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

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

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

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

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

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

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

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

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之

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

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

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

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

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

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

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

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其廊之上蒙以絃冕翼以徒隸

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以否哉聖人之道不

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上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

大西

文十五

四二

章

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焉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

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  
万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  
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  
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  
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首  
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書  
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  
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  
因爲之出十數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  
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

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  
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  
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  
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  
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  
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  
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  
遠騁高厲與諸王摩挲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  
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  
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衰人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

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  
生靈霧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  
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晏本無又  
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  
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衣不知所往一遇火  
恐累日茫茫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一本於筆硯矻  
矻自苦以危傷敗之塊哉中心之悃懣鬱結具載所  
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  
望聖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  
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  
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  
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  
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  
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  
與知止異宗先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  
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  
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且世子然無可以  
爲家雖其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  
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晏本無一男子然無一日之  
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才者



三無後爲大令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省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埴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笑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可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

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講放排恨僕可出而辨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旣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人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

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取之今若應叔  
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  
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  
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至數百里之  
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  
考績已又獨蕤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  
職十四兄嘗得一無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  
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  
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  
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宗元

文十五

四六 日五

與蕭翰林佖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  
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  
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駢駢不安  
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  
而造其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  
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實真  
之月或然僕當時年三十二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  
部員外郎超又顯羨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

可得乎凡人皆欲曰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  
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  
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  
之怒謗語轉移異器嗷嗷漸成性民飾智求仕者更  
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喜可自以速援  
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  
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  
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  
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  
不已祗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

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  
中體則肌革瘰慄毛髮蕭條矍然注視怵惕以爲異  
候意緒始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啾譟今  
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  
晝夜痛且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  
之出門見適州問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  
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  
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  
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未能盡志儻因賊平慶益貝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  
物一釋廢痼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  
收召魂魄買土一鄼為地利旺朝夕詞謠使成文章庶  
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  
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  
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固言逃蓬藿者聞人是音則  
斐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  
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  
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攢擲餘甘破決壅隔太過  
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顛坐則髀痺所欲者補

氣豔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且者更致數物得良  
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  
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  
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痂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  
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  
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以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  
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

文一五

四九

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瘵殘頑鄙不死幸  
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  
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  
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後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  
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  
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  
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  
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  
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且如飴

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言敢衆人待常州耶若  
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  
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  
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  
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  
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  
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  
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

三六八

文十五

五平

可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當隆赫柄用而蜂附  
蟻合煦煦起起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  
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風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  
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  
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  
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  
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  
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門下賴中門下勤等  
請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門下勤等  
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且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

顯贈榮謚揚于夫官數于天下以爲一成門生光寵  
不意瓌瓌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一也  
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一有奇節宏議以立於  
當世卒就廢遂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一往古明聖法  
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一咎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  
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悒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  
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  
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一愆蹇退困者將以有爲也  
猶流於嚮時一來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  
酬用爲大恨回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  
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  
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  
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一旣一作就宗元謹再拜

韓愈送李原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明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  
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般旋友人李原居之原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一澤施于人名聲  
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士前而從者一塞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  
今而譽成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外而惠中飄飄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閉居  
妬寵而負恃三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力鋸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  
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汗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  
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言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  
子之稼方

从石閣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  
如此 湖方从蜀本盤之阻誰

羊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  
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

呵禁不祥禁或  
作樂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

則或  
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之六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感德以驚動而相深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正為我謝曰明天子在土可以出而仕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駛或作其最音快而橫絕南北者嶺邠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方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邠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鐘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

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

當下或有奇字非是

意必有魁奇忠信

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

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

學或非教

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

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邪

迷下或有感及字

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

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

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

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旨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

酒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僅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  
悍急，橫波之石，廉利。倅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滄海  
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心，民官無承尉吏，江荒茅簞，行  
之間，小吏十餘家，皆且。言夷面。方云：漢書嚴助傳：於  
谷之間，篁竹之中，類  
始至，言語不涌，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  
賦奉期約。語方作說，不  
下有相字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  
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歎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  
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潛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  
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謂人足音足，然而喜矣。」況如

又二五

五五

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邑，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  
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  
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  
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吉或作告，方云：毛氏  
詩傳云：初吉，朔日也。  
此蓋通言歲首  
也，奔或作觀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下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  
於羿，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暇外慕，夫外慕

從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不敵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崖公鳥獸蟲魚草木之花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以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死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

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知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

情炎於中利欲闖進有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

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

諸本作膠方作膠云膠字入侯劫猶細膠也莊子內養者不可繆而振義蓋同也○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

其力之潰敗不黏為解人作膠下文是其為心必泊然類墮潰敗之語反之當以作膠

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類墮委

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真象之然乎然吾聞

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方

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無宋元君畫圖有二吏後至解衣槃礴贏郭注云內足者神間而意定又云王

彦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神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趣勝裴休遠甚○一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

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反必精

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技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

奇但恐其善幻多技則不耳此

自韓公所見未知書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眷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作術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蓋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誰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殷大夫或作殷侯持或作樸入直三省方云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為句絕三省暫反省息并反朱新仲云唐以侍中兩令為三省長官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刺刺方云洪慶善云刺音慮達切樊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疾為義顧婢子語何疾耶潘岳閣道謠和嶠刺丞相以子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為正

以道其行云

###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

疏或作疎。今按疏正字。

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禮也道

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  
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眾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  
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日以年滿七  
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  
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  
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或無  
字疋或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  
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具  
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  
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

試三〇六十六个

文一五

五十八 潘仲

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  
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歸楊侯  
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今之歸指其樹  
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蒙時所釣  
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  
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  
在斯人歟

###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嘗聞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馬取之羣無  
留良馬苟無良馬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國士大  
夫之莫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  
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  
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  
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  
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  
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  
輩二縣之人士政有所不遇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

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蒼虬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  
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  
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  
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  
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  
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  
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咨三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  
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  
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  
於盡取也留守相公自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

意而序之

以上  
雜論

古先漢以後儒者書序之辭

文章正宗卷第十五終

上七  
四  
下

三  
一  
五

一  
〇  
一  
不

文章正宗卷第十五終

古先漢以後儒者書序之辭

意而序之





